

目 录

风 月 梦

- 第 一 回 浪荡子堕落烟花套 过来人演说风月梦 (1)
- 第 二 回 袁友英茶坊逢旧友 吴耕雨教场说新闻 (8)
- 第 三 回 北柳巷陆书探友 西花厅吴珍吸烟 (14)
- 第 四 回 闹面馆袁献讨私债 封游船魏壁逞官威 (20)
- 第 五 回 小金山义结金兰 进玉楼情留玉佩 (26)
- 第 六 回 陆文华议谋妓女 吴颖上约聚青楼 (35)
- 第 七 回 吃花酒猜拳行令 打茶围寻事生风 (42)
- 第 八 回 好勇斗狠撞人抢物 排难解纷设席赔罪 (53)
- 第 九 回 诸把势传签敛费 众刀笔鸣保兴词 (60)
- 第 十 回 红销帐佳人惊异梦 白衣庵大士发灵签 (66)
- 第 十 一 回 议梳妆浪子挥金 做媒妁虔婆索谢 (75)
- 第 十 二 回 燕相硬写龙船分 月香初试云雨情 (82)
- 第 十 三 回 贺端阳陆书看龙船 庆生辰月香开寿宴 (90)
- 第 十 四 回 月香偶染风寒疾 莫爱乱逞虎狼威 (102)
- 第 十 五 回 送花篮虾蟆打秋风 做喜乐虔婆收贺份 (108)
- 第 十 六 回 百子堂和尚化缘 大雄殿马拔斗法 (113)
- 第 十 七 回 月香吃醋闹鲤鱼 魏壁争风打肉蟹 (121)
- 第 十 八 回 苦口良言贾兄劝友 寻根究底陆姑训仆 (128)
- 第 十 九 回 倒酱罐姑侄参商 泼醋瓶夫妻反目 (135)
- 第 二 十 回 袁友英蓄意纳宠 甄双林矢志从良 (141)

第一回

浪荡子堕落烟花套 过来人演说风月梦

词曰：

惯喜眠花宿柳，朝朝倚翠偎红。年来迷恋绮罗丛，受尽粉头欺哄。昨夜山盟海誓，今朝各奔西东。百般恩爱总成空，风月原来是梦。

——右调《西江月》

话说东周列国时，管仲治齐，设女闾三百，以安商旅。原为富国便商而起，孰知毒流四海，历代相沿。近来竞至遍处有之。扬州俗尚繁华，花街柳巷，楚馆秦楼，不亚苏、杭、江宁。也不知有多少人，因迷恋烟花，荡产倾家，损身丧命。自己不知悔过，反以“宁在牡丹花下死，从来做鬼也风流”强为解说。虽是禁令森严，亦有贤明府县颁示禁止，无如俗语说得好：“龟通海底。”任凭官府如何严办，这些开清浑堂名的人，他们有这手段可以将衙门内幕友、官亲、门印，外面书差，打通关键，破费些差钱使费，也不过算是纸上谈兵，虚演故事而已。

但凡人家的子弟，到了十五六岁，出了书房之时，全要仗着家中父兄管教，第一择友要紧。从来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青年子弟，

若能交结良朋佳友，可以彼此琢磨，勤读诗书，谋个功名，显亲扬名。士农工商，各自巴捷，亦可兴家创业。倘若遇见不务正的朋友，勾嫖骗赌，家里上人又溺爱他些，不大稽查，更有不知上人创业如何艰难，只顾自己挥霍，日渐日坏，必致成为下流。

赌博的“赌”字虽坏，尚是有输有赢，独有“嫖”之一字，为害非轻。在下曾经目睹有那些少年子弟，仗着父兄挣有家资，他到了十五六岁时，爱穿几件时新华丽衣裳，起初无非在教场下买卖街，三朋四友吃吃闲茶；在跌博篮子上面跌些磁器、果品、玩意物件。看见天凝门水关里面出来的游湖船上面，间或有人带的女妓，也有梳头的，也有男妆的，红裙绿袄，抹粉涂脂，也有唱大曲的，也有唱小曲的，笛韵幽扬，欢声袅娜，引得这些青年子弟心痒难挠。因此，大家商议，雇只游船追随之后。这还算是眼望，不过破费些船钱、饮食，尚不至于大害。最怕内中偶有一人认得这些门户，引着他们一进了门，打一两回茶围，渐渐熟识，摆酒住镶，不怕你平昔十分鄙吝，那些烟花寨里粉头，他有那些花言巧语将你的银钱骗哄到他腰里，骗得你将家中妻子视为陌路，疑惑这些地方可以天长地久。

还有可笑的事，家中父母叫儿子做件事，买件衣物，还要回说得闲没得闲，有钱没有钱，许多的推托。若是相好的粉头放下差来，要其衣裳首饰，纵然没有银钱，也要百般设法挪借，立刻办了送去，以博欢心。那知那些粉头任凭你将差事送了去，从来没有一人说过好的。若是衣服，必是说裁料、颜色、身分不好，花边、花色不好，或是长了，或是短了。若是首饰，又说是金子颜色淡了，银子成色丑了，花样不时式，金烧的不好，翠点的不好。簪子长了短了，钗头圈口大了小了，兜索于瘦了肥了，耳挖子轻了重了。正所谓将有益银钱填无穷之欲壑。

人家养的儿子到了长大的时节，纵然不学好，不务正，做错了

事件，就是父母也不忍轻易动手就打，开口就骂。任凭怎样气急了，说几句骂几句，有那忤逆儿子还要回言回语。独有在这玩笑场中，被这些粉头动辄扭着耳朵打着骂着、掐着、咬着，还是嘻嘻的笑着，假装卖温柔，说甚么打情骂趣，生恐言语重了恼了这些粉头，就没有别处玩笑了。世间的人若能将待相好粉头的心肠去待父母，要衣做衣，要食供食，打着不回手，骂着不回言，可算是普天世间第一个大孝子了。

还有些朋友，只知终日迷恋烟花，朝朝摆酒，夜夜笙歌，家中少柴缺米，全然不顾。真是外面摇断膀子，家里饿断肠子。常在花柳场中贪恋粉头，在外住宿，忘记家中妻子独宿孤眠。有那贤淑的妇人，不过自怨红颜薄命，闷在心里，在人前不能说丈夫不是，因为要顾自己贤名。还有那些不明大义的女人，因丈夫在外贪玩，等待丈夫回家，见了面就同丈夫扛吵，百般咒骂，寻死觅活。更有那种不识羞耻的下贱妇人，他说丈夫在外玩得，他在家里也玩得，背着丈夫做下许多濮上桑间伤风败俗的事来，被人前指后戳，说甚么卖花钱儿买花带。

殊不知在这些地方初落交之时，银钱又挥霍，差事又应手，这些粉头就百般的奉承，口里说刻刻难离，要跟着住家，也有要从良，恨不同生共死。及至你还坐在他的房里，那边房里来了别的客人，他们亦复也是这等言语。还有那聪明能干的朋友，用尽无限机谋，也不知丧了多少良心，弄了银钱来输心服意的送与这些粉头受用，他又明知这些粉头都是花言巧语灌的米汤，哄骗人的银钱，他偏说是：“这些粉头同天下人皆是灌的米汤，惟独与我是真心实话。”若不是这样想头，人又不是痴呆，怎肯甘心将银钱与他们受用？

这些地方不拘你用过多少银钱，到了你没有银钱的时候，或是欠下钁钱，或是差未应手，这些粉头就翻转面皮，将平日那些恩爱

都抛在九霄云外去了，一般的冷眼相看。连那些内外场也是这般势利。莫说没有银钱被那些粉头讥笑，就是身上衣服稍为褴褛，自己也就不好意思去了。更有一种蜜脸，为了一个粉头吃醋争风，甚至打降扛吵，动刀动枪，弄出祸来，跪官见府。还有在这些地方得罪了官亲幕友，或是遇见官府查夜，捉拿了去，问了笞杖徒流。这些粉头不拘与你何等恩爱，见你闹出事来，他不是卷卷资财回归故里，就是另开别的码头生意去了。弄下祸来让你一人担当，他竟逍遥事外。

还有许多朋友，在这些地方浪费银钱还是小事，只因平日在这些粉头身上不肯多用银钱，枕席间取这些粉头厌恶，惹下一身风流果子，杨梅结毒，鱼口疮痍（疳疮），〔轻则〕破头烂鼻，重则因毒丧命。还有些公间朋友，以及把势光棍，平时在这些地方倚势欺压，吃白人花酒，住白大镶。这些粉头惧他威势，明是极力奉承，暗则含恨在心。若能接着上宪委员、幕友官亲，告个枕头状子，送个访案，及至捉拿到官，还不知祸从何起。这正是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”。

试问贪恋烟花有几人遇见女妓倒贴银钱，或是带些钱财跟他从良？莫说近日绝无这等便宜事情，就作万中出一，竟有个粉头带了若干金银跟你从良，也要想想他是将父母遗体换来的银钱，如今既将身体伴你，又用他的银钱，你自己也要看着家中也有妻子、姊妹、媳妇、女儿，若是贴人银钱陪人睡觉，跟着别人去了，你心中怎肯干休？

如今“嫖”之一字，有这许多损处，却没有一件益处，那知还有比“嫖”之一字为害更烈。目下时兴鸦片烟，在这些玩笑场中更是通行。但凡玩友到了这些地方，不论有瘾没瘾，会吃不会吃，总要开张烟灯，喊个粉头睡下来代火。那有瘾的不必说了，那没瘾的借着开了灯，来同这粉头说说笑笑，可以多耽搁一刻工夫。今日吃

这么一口两口，明日吃这么三口四口，不消数日，瘾已成功，戒断不得。这是一世的大累，要到除、死方休，岂不是害中又生出害来？

在下也因幼年无知，性耽游荡，在这些烟花寨里迷恋了三十余年。也不知见过多少粉头与在下如胶似漆，一刻难离，也不知罚（发）多少山盟海誓。也有要从良跟我，也有跟着住家。将在下的银钱哄骗过去，也有另自从良，也有席卷资财回归故里，亦有另开别处码头去了。从前那般恩爱，到了缘尽情终之日，莫不各奔东西。因此将这玩笑场中看得冰冷，视为畏途，曾作了七言律诗一首道：

迷魂阵势数平康，埋伏多般仔细防。

柳絮花幡威莫敌，轻刀辣斧勇难当。

频舒笑脸勾魂魄，轻启朱唇吸脑浆。

陷入网罗难打破，能征莫若不临场。

这日闲暇无事，偶到郊外闲步，忽然想起当日烟花寨内那些粉头，与在下那般恩爱、越想越迷。信着脚步，不知不觉走到一个所在，远望一座险峻高山，怪石嵯峨。顺着山根，有一道万丈深潭，波涛滚滚，一望无际。由着潭边行到高山脚下，只见有一块五尺多高的石碣立于山根，石碣上镌有六个大字，凝神细看，是“自迷山无底潭”。但不知山上是何光景，遂扳藤附葛，步上高山。曲曲折折行了数里，只见山顶上有许多参天古树，有两位老叟对面坐在一棵大古树根上。一位是鹤发童颜，仙风道骨，一位是发白齿脱，面容枯槁，手里捧了一部不知甚么书籍，两人正在那里一同观看。

此时在下走得腿酸足软，又不识路径，向着二位老叟施礼问道：“二位老丈，在下因迷失路途，望祈二位老丈指示，前面是甚所在？”只见那鹤发童颜的举首一望道：“前程远大，后路难期。问尔自己，何须饶舌。”在下听得言语蹊跷，后又施礼道：“敢问二位

仙长法号、高寿、是何洞府、所览是何书籍？”那鹤发童颜的道：“吾乃月下老人，经历了不知多少甲子。原居上界，职掌人间婚姻。但凡世间男女未曾配合之时，先用赤绳系足，故而千里姻缘全凭一线。吾因怜念下界那些愚男蠢妇前世种有夙缘，今生应当了结，或系三年五载，或系一度两度，皆一片婆心，总代他们结了线头，成全美事。不意从此酿出许多倾家丧命、伤风败俗的事来。因此上帝嗔怒，将吾谪贬在此，要待普天下人不犯淫欲，方准吾复归仙界。因在山中闲暇无事，常时同这过老儿盘桓盘桓。”那一位发白齿脱的道：“吾姓过名时，字来仁，乃知非府梅过县人也。年尚未登花甲，只因幼年无知，误入烟花阵里，被那些粉头舌剑唇枪、软刀辣斧杀得吕骨软精枯，发白齿脱。幸吾禄命未终，逃出迷魂圈套，看破红尘，隐居于此。昼长无聊，将向日所见之事撰了一部书籍，名曰《风月梦》，今日携来与吾老友观看消遣，不期遇见尔来。”

在下复又问道：“还要请问仙长，此书是何故事？出自何朝？敢乞再为明示。”过来仁道：“若问此书，虽曰‘风月’，不涉淫邪，非比那些稗官野史，皆系假借汉、唐、宋、明，但凡有个忠臣，是必有个奸臣设谋陷害。又是甚么外邦谋叛，美女和番，摆阵破阵，闹妖闹怪。还有各种艳曲淫词，不是公子偷情，就是小姐养汉，丫环勾引，私定终身为人阻挠，不能成就，男扮女装，女扮男装，私自逃走。或是岳父、岳母嫌贫爱富，逼写退婚。买盗栽赃，苦打成招。劫狱，劫法场。实在到了危急之时，不是黎山老姥，就是太白金星前来搭救。直到中了状元，点了巡按，钦赐上方宝剑，报恩报怨，千部一腔。在作书者或是与人有仇，隐恨在心，欲想败坏他的家声，冀图泄恨。或是思慕那家妻女，未能如心，要卖弄自己几首淫词艳诗（赋），做撰许多演义传奇，南词北曲。那些书籍最易坏人心术，殊于世道大为有损。

今吾此书，是吾眼见得几个人做的些真情实事，不增不删，编

叙成籍，今方告成，湊巧遇见尔来，谅有夙缘。吾将此书赠尔，带了回去，或可警迷醒世，切勿泛观。”说毕，将书付与在下。那时也未及检开看视，就拢于衣袖之内。转眼之间，一阵清风，那二叟不知何处去了。赶忙望空拜谢，仍由旧路下了高山，到了潭边，那知不是先前那样荒凉。两岸皆植花柳，绿绿红红，见有许多房舍，又有许多粉头，翠袖红裙，抹粉涂脂，将在下请到房舍里面。

那些粉头燕语莺声，扭扭捏捏，也有要首饰的，也有要衣服的，也有要银钱的，也有要玩物的，也有留着吃酒的，也有留着住宿的。不由得情难自禁，同着一个丽色佳人，共入罗帏，覆雨翻云，直睡到红日东升，方才醒来、睁睛（眼）一望，那里有什么房屋，有什么美女，只见睡在荒郊，身旁睡了一个白骨骷髅。唬得在下一声大叫惊醒来，却是一场异梦。惟觉衣袖中有物，取出一看，乃是一部书籍，面上写着“风月梦”三字，不觉诧异，揭开书来观看，见有四句写道：

胡为风月梦，尽是荒唐话。

或可醒痴愚，任他笑与骂。

但不知这《风月梦》叙的些什么人，做的些什么事。看官们若嫌絮烦，慢慢往下看去，自有分解。

第二回

袁友英茶坊逢旧友

吴耕雨教场说新闻

话说江南扬州府江都县，有一人姓袁名猷，字友英。祖父袁璋，府学廪生。父亲袁寿，中式武举。袁猷幼恃溺爱，读书未成，身体又生的瘦弱，不能习武，祖父代他援例捐职从九品。娶妻杜氏，尚未生育。袁猷为人生得刁滑，性耽花柳，终日游荡，仗倚祖、父威势，惯放火债，总是九折加二，八折加一利息。又交结了一班狐群狗党，捉赌挤娼，搭抬讹诈，无恶不作。到了二十余岁时，奉臬宪行文江都县，访拿收禁。他祖父、父亲不知寻了多少门路，花了多少银钱，总将袁猷从轻革去从九职衔，问拟徒罪，发配苏州府常熟县安置。三年徒满释回，祖父（袁璋）已故，袁猷拜见过父母，与妻子杜氏相见，谢其数年侍奉翁姑一番辛勤。杜氏还礼，各诉别后离情，悲喜交集。家中摆了酒席，骨肉团聚。

过了数日，袁猷与妻子杜氏商议，将家中衣饰折变了些银两，依然又放火债，所得利息足可过活。袁猷本是游荡惯了的人，每日仍是在外交结三朋四友，正是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”，他所交结之人，无非那些惯放火债以及眠花宿柳那一班好友。

这一日午后，正同盐运司衙门里清书贾铭，扬关差役吴珍在教

场方米茶馆，一桌吃茶闲谈。你言我语，总是谈的花柳场中。这个说是那个堂名里某相公人品好，那个说是那个巢于里〔某相公〕酬应好，那个又说是某相公大曲唱得好，某相公小曲唱得好，某相公西皮二黄唱得好，某相公戏串得好，某相公酒量好，某相公台面好，某相公拳划得好，某相公床铺好。

三人正在说得豪兴，只见茶馆之外走进一个约年二十岁的少年人，雪白圆脸，秀眉朗目，脑后一条大辮，约有二两多元（玄）色头条辮线。头带宝蓝大呢盘金小帽，面前订着一个点翠赤金牡丹花、内嵌大红宝石帽花，大红线纬帽结，大红生丝京八寸帽须，铺在小帽后面。身穿一件蛋青虞美人花式洋约大衫，外加一件洋蓝大呢面、白板绫里、订金桂子钮扣军机夹马褂。钮扣上挂了一个乾绿翡翠龙圈，套着金圈、金索五件头金剔牙杖。大衫岔子外露出松花绿花边镶滚，挂藕色、金、白三色芙蓉带的裤带。秋葵色洋绉面、玉色西庄绸里夹套裤。淡青杭绸双龙抱柱夹袜。足下穿一双天青贡缎镶白羽毛、二十八层毡底时式镶鞋。左手大拇指上戴了个赤金杆乾绿翡翠班指，第四指上戴了一个赤金桶箍式戒指，两个藕节金间指背膊上戴了一只圆硬金镯，约有四两多重。右手拿了一柄真乌木、三十二根骨子、二面洒金、真张子元杭扇。后面跟随一个俊俏小厮。

这少年进了茶馆，到了里面，蓦然看见袁猷，连忙走到跟前作了一揖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友英兄，久违久违，今朝幸会。”袁猷一看不是别人，是他从前问罪，在常熟结盟交好的。此人姓陆名书，字文华，今年尚未足二十岁。他父亲在常熟县承充刑房提牢吏，因为生得精明强干，百伶千巧，历任官府得喜，内外穿插，因此家资饶裕。陆书并无姊妹，乃系独出。他父亲十分溺爱，任他终日在外游荡。前与袁猷在常熟妓院相逢，结拜金兰，朝夕相聚，胜似同胞。后来袁猷罪满释回之时，陆书备席饯行，又送程仪、路菜茶

食，亲自送到船上，依依不舍，洒泪而别。

陆书目今因为在家娶了妻子，乃系读书人家的女儿，容貌丑陋，与陆书不甚和洽，时常分房独宿，所以二载有余，并未有孕。陆书的父亲有个姐姐嫁在扬州，因陆书终日在外眠花宿柳，且又望孙子心重，把了五百银子与陆书到扬州买妾，另外又给了数十两银子盘费，叫他到扬州投奔姑母，拜托姑爹代办这事。陆书因闻得扬州系繁华之地，悄悄又将他母亲的私蓄勉出约有千两银子、三四百块洋钱，带在行囊里面，昨日才到扬州。他姑爹家住在钞关门内南河下地方，在盐务商家总理账目。陆书见过姑爹姑母，留在家中书房宿歇。

今日午后无事，带着跟来的小厮小喜子，到教场闲玩，看了几处戏法、洋画、西洋景，又听了一段淮书，又听了那些男扮女装花徽扭扭捏捏唱了几个小曲。此刻口渴腹饥，正走进方米茶馆，不期会见袁猷，遂作了一个揖道：“仁兄久违！久违！”袁猷见是陆书，赶忙还礼道：“贤弟幸会！[幸会！]”邀在一桌坐下。小喜子向袁猷请了安，袁猷叫与他们的小厮一桌吃茶。陆书与贾铭、吴珍各道姓名。袁猷向陆书道：“老伯父母在家安好？愚兄前在贵处诸承照拂，铭感五内。不知贤弟今到敝地有何贵干？”陆书道：“家父家母托庇相安。兄在敝地一切简慢，望乞恕罪。小弟自从仁兄旋里，无日不思。今奉家严之命，来扬探视姑母，昨日才到贵处，尚未踵府拜请老伯父母金安并哥嫂安好，罪甚，罪甚！”袁猷道：“说也不敢当。”各谈别后离情。袁猷又问道：“令姑丈尊姓大名，府居何所，作何贵业？明早到彼奉拜。”陆书道：“舍亲姓熊，讳大经，在盐务司账，住居南河下。小弟明早到府，不敢枉驾。”

正说之间，茶馆外面来了一个青年，约有二十岁，白光面皮，头带藕色洋绉平顶小帽，上订广翠金托一枝重台芙蓉花、内嵌大红宝石帽花、大红线纬帽结，大红纬须约有二尺多长，拖在脑后。身

穿一件蛋青贡缎大衫，外加一件泥金色大花头线绉面、玉色板绛里、金桂子钮扣军机夹马褂。钮扣上套了一个羊指玉螭虎龙圈，套着一挂金索三件头金剔牙杖，松花绿洋绉面、大红绸机里夹套裤。足下时式元（玄）缎鞋子。手拿了一柄真湘妃竹骨、上白三矾扇面、名人字画大尺方扇子。摇摇摆摆，带着小厮走进茶馆。那些跑堂的就连忙招呼道：“少爷来了！”那少年并不答应，一直到了里面。

袁猷看见这少年人进来，遂直（立）起身向那少年道：“晴园兄请坐。”那少年见了袁猷，笑容可掬，拱手说道：“友英兄请了。”大众让坐，谦让一番，遂在一桌坐下。那少年请问诸位尊姓大名，袁猷指着贾、吴二人道：“此位姓贾名铭，字新猷。此位姓吴名珍，字颖士，皆是此地人。”又指着陆书道：“这位兄弟姓陆名书，字文华，贵处系常熟县，昨日才到扬州，向在常熟与小弟盟过的。”众人又请问少年姓名，袁猷代答道：“此位姓魏名璧，字晴园，最爱交友。今尊现在两淮候补，公馆在糙米巷。”各道名姓已毕，正在闲谈，有些做小本生意人，拎着蔑篮的，也有捧着托盘的，走到魏璧这桌旁边，将些瓜子、蜜饯等物抓好些放在桌上，喊了一声“少爷”，也不说价钱，各人又到别人茶桌上去卖了。魏璧就将瓜子等物分敬众人。

只见又有些抬着跌博篮子的，那篮内是些五彩淡描磁器、洋绉汗巾、顺袋、钞马、荷包、扇套、骨牌、象棋、春宫、烟盒等物，站在魏璧旁边，哄着魏璧跌成。魏璧在那篮子内拣了四个五彩人物细磁茶碗，讲定了三百八十文一关。那跌博的拿那夹在夹窝内一张小高板凳坐下，将小苗帚先将地下灰尘扫了几帚，然后将耳朵眼个六开元钱取了出来，在地上一洒，配成三字三模，递到魏璧手内，用右手将魏璧手腕托住。那旁边站有几个抬博的，向着与魏璧跌博这人咧嘴说道：“叫着！”这人点头答应。魏璧将六个钱在手指

上摆好，望地下一跌。那拾博人口数，——看清了字模，拾起来又递在魏璧手内，魏璧又跌。共跌了五关，只出了两个成，算是输了三关。魏璧道：“不跌了。”那人也不曾问着钱钞，立起身来，拿了小板凳，拎着博篮同那几个拾博的去了。袁猷叫跑堂的买了些葱油饼、鸡肉大包子等物，各人吃过。下午彼此闲谈。总是青年爱玩耍的人，越谈越觉投机，甚是亲热。

忽然邻桌上一个吃茶的人走到袁猷桌旁，挨着袁猷坐下，也不同众人招呼，便说道：“你们可晓得两件新闻吗？”袁猷问道：“不知。”那人道：“钞关对河鸿庆园软下处，有个分帐伙计，名叫爱林，是盐城人，跟了一个成衣有一年多了。这成衣的妻子吃醋，时常吵闹。昨日晚间，爱林关了房间睡觉，不知在那里弄了些生鸦片烟吃下去。今日早间，成衣在妻子房里起来，见爱林房门未开，喊叫不应，心里疑惑，将房门打开，看见爱林已经死在床上。成衣着了，忙赶紧备了棺衾，将爱林收殓。此刻将棺材送到盐城去了。不知这爱林家有何人，家里可有话说，如何结局。还有一件，埂子街附子家新捆下来一个捆帐伙计，名叫秀红，也是盐城人，今年才十六岁，人品不疤不麻，不足四寸一双小脚，是二十千钱一季连包捆。那知捆价方才兑清，〔这秀红住在楼上，不意前夜他悄悄开了楼窗，不知怎样漫上房屋，〕漫屋过屋，在屋上走到连城巷什么人家，方才跳了下去。那人家唬了一惊、疑惑是贼盗。点起灯笼细着是个女人，大为诧异。问其细底，秀红说是坠子家逼他为娼，朝打暮骂，所以黑夜逃走。那个人家不知在那个衙门里做书缺，家里又有个秀才，就将秀红交与地保，要鸣官究办。那知秀红的父亲将捆价拿去，并未回盐城家去，次日早间就闹到坠子家要人，闹得坠子家家翻宅乱。后来保赤堂董事知道，将秀红带到立真堂去择配，要将他父亲送官，说他卖女为娼，他才抱头鼠窜的去了。他父亲当日原是放鹰，如今弄得人财两空。坠子还亏与个师爷相好，这师爷出

来料理，向连城巷那个人家说情免追，又花费了好些钱与他地保、坊快，连从前拿去的捆价，坠子家计算花用若干，险些落了一场官事。据你们诸位看来，这两件事奇与不奇，可算是新闻吗？”众人听了都觉诧异新奇。那人说毕，仍到他原坐那桌吃茶去了。

陆书便问：“此系何人？”袁猷道：“他叫吴耕雨，是个武童生，惯在龟窝堂名吃白大、搥腿跑、挤鸭子，寻没影儿钱。我们平昔虽然与他认识，不过见了面点头而已，从不与他亲厚。不知他今日平空到我们桌上向我们说这些不伦不类的话，好笑不好笑。”贾铭道：“这种人可远不可近，他这些话只当没有听见罢了。”众人又闲谈了片刻工夫，渐渐日落。袁猷邀请陆书吃晚饭，陆书道：“今日兄弟出来并未留信，恐姑母悬望。明早洁诚登堂，拜谒老伯母请安，再为叨扰。”袁猷见陆书执意不扰，说道：“愚兄明早本欲到令亲府上奉拜，既是贤弟说明日光顾寒舍，愚兄在舍拱候。奉屈在坐诸兄明日舍间午饭，务望赏光。”贾铭、吴珍、魏璧总务应允：“明日定来奉陪。”

陆书辞别众人，带着小喜子去了。袁猷关照跑堂写账。那跑堂的同卖水烟的均皆答应。袁猷同着众人各带小厮出了茶馆，又叮嘱贾铭们三人道：“明日务望赏光，小弟在舍专候，不着小价奉邀了。”三人满允，分路各散回家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北柳巷陆书探友 西花厅吴珍吸烟

话说陆书在教场方来茶馆巧遇袁猷，吃茶散后，回到姑爹家中。用过晚膳，同姑母谈了些家常话，安歇一宵。

次日清晨，备了“盟愚侄”、“盟愚弟”两对拜帖，换了一顶朱红贡纬高桥梁时式大呢帽，身穿一件二蓝线绉夹袍，系了一条白玉螭虎钩丝带，挂了洋表、扇套、荷包、小刀等物，外加一件元（玄）色线绉夹外褂。小厮小喜子拿着拜帖，捧着小帽，夹着衣包，拎着水烟口袋，跟随出了姑爹家大门，由南河下到了常镇道衙。署前那照壁紧对着钞关门城门，那里是水码头，来往行人拥挤不开。陆书带着小喜子，慢慢的随着众人走。但见那：

门名宝钞，乃水陆之冲途；衙属行辕，辖扬由之关部。连楚接吴，达淮通鲁；络绎行人，稠密烟户。税务房稽查越漏，悬虎头牌示以扬威；门兵班严拿奸宄，挂狼牙箭袋而耀武。旅店灯笼，招往来之过客；铺面招牌，揽轻商之市贾。进城人出城人，呵气成云；背负汉肩担汉，挥汗如雨。街市上兰花担牛脯担，香风堪爱；路途间尿粪担恶水担，臭味难闻。蔬菜担鱼虾担，争先抢后；井水担河

水担，逐队成群。七横八竖，担夫之挑柴拥拥；六抬三跟，盐商之飞轿纷纷。缝穷妇女，臂挽蔑篮供补缀；游方僧道，手敲鱼子化钱文。男装女相，抹粉涂脂，人作象畜受人拘；强讨硬化，乞丐玩蛇。车载驴驮装货物，大商小卖做生涯。真是十省通衢人聚集，两江名地俗繁华。

陆书行过常镇道衙门，转弯到了埂于大街，见有许多戴春林香货店。也有的柜台前许多人买香货的，买油粉的，纷纷拥挤；也有的柜外冷冷清清。陆书初到扬州，不知何故，又不便问人，遂过了太平码头，到了小东门外四岔路口，问了店面上人路径，直向北进了大儒坊，过了南柳巷，到了北柳巷，问到袁猷家门首，进了大门，只见四扇白粉屏门开着。小喜子将屏门敲了两下，里面有个仆人将旁边一扇屏门开了，问道：“是那位老爷？”小喜子将两封拜帖递与那开门的仆人，道：“我们大爷特来拜会，拜托问一声。”那仆人将两封拜帖一看，道：“请少待。”转身进去。

片晌工夫，见中间两扇屏门大开，那接帖的仆人道：“请。”陆书带着小喜子走进。袁猷已过至大厅檐前，邀至厅上。陆书要请袁猷的父亲出来拜见，袁猷道：“家父现有小恙在身，改日再见罢。”陆书又要到后堂拜见伯母、大嫂，袁猷再四谦逊，方才彼此见礼人坐。家人献了茶。袁猷道：“愚兄实是不知贤弟来扬，尚未到令亲府上拜谒，反沐大驾先临，罪甚罪甚！”陆书道：“小弟拜谒来迟，亦望吾兄恕罪。”袁猷请陆书除去大帽，换了小帽，又将外褂脱下，交与小喜子，在衣包内换了一件天青镜面大呢面玉色板绫里夹〔马〕褂，复又人坐。

家人又献了一巡茶。听得厅口家人道：“贾老爷、吴老爷来了。”袁猷、陆书才立起身，只见贾铭、吴珍已经走进。上得厅来，彼此见礼人坐，品茗闲话。不一刻工夫，家人来回道：“魏少爷来了。”袁猷们一齐迎至大厅檐前。魏瓖上厅与袁猷见过礼，又与众

人见礼，分宾主人坐。家人献茶，茶罢收杯。

袁猷邀请众人到西首花厅里面去坐，众人立起身来。袁猷道：“小弟引导。”众人道：“请。”随着袁猷。但见大厅西首两扇白粉小耳门上，有天蓝色对句，上写着：

风弄竹声 月移花影

进得耳门，大大一个院落。堆就假山邱壑玲珑，有几株碧梧，数竿翠竹，还有十几棵梅、杏、桃、榴树木。此时四月天气，花台里面芍药开得烂熳可爱。朝南三间花厅，上面有一块楠木匾，天蓝大字写的是：“吟风弄月”。下款是“古灵王应祥书”。中间六扇白粉屏门，摆列一张海梅香几，挂了一幅堂画，是筠溪陈璠画的山水。两边挂着泥金锤笺对联，上写道：

风来水面千重绿 月到天心一片青

上款写：“佩绅学长先〔生〕教正”，下款是“齐之黄应熊拜手”。香几上左边摆着一枝碎磁古瓶，海梅座子，黑漆方几，瓶内插了十多竿五色虞美人；右边摆的是大理石插牌。中间摆了一架大洋白鸣钟，一对钩金玉带围玻璃高手罩，一对画漆帽架分列两旁。桌椅、脚踏、马杌、茶几都是海梅的。学士椅、马杌上总有绿大呢毡红绉团“寿”字垫子。香几两旁摆列着广锡盘海梅立台。有八张楠木书橱分列两旁，书橱上总有白铜锁锁着，不知里面藏的什么书籍。左边堂山墙挂了六幅画条，是方华和尚画的梅花、虞步青画的山水、王小某画的美人、李某生画的三秋图、倪研田画的月季花、刘古尊画的石榴。右边堂山墙挂了一幅横披，是钱问衫写的《阿房宫赋》。右首堂栏杆摆了一张楠木八仙桌，上面摆了一枝龙泉窑古瓶，紫檀座磨朱高几，瓶内插了五枝细种白芍药。靠着厅后堂墙板摆了一张楠木大炕，海梅〔炕几〕，炕上也是绿大呢炕垫、球枕，炕面前摆着脚踏、痰盒，厅上挂的六张广锡洋灯，大小玻璃方灯。雕栏湘帘，清幽静雅。